乡村知道我的童年

肖功勋

放牛

那时我在村小读二年级，放牛是我每天的必修课。

“起来，放牛去！”母亲总是在我凌晨睡梦正酣时将我叫醒。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只见月光透过瓦楞的缝隙，洒下千万根银针，将屋里照得朦朦胧胧。屋外的蛙鼓高一阵低一阵，合奏着春天的序曲。露珠尚挂在嫩绿的草尖，大自然充溢着生命的闹意。“牛儿吃了露水草膘肥体壮。”母亲再次催促着我。

这是一头高大壮实的牯牛，皮毛光溜，而且十分温驯。在母亲的催促下，我手提竹篮，将牛牵出门，踩着牛角，翻身骑在了它宽厚的背上。用不着吆喝和指点，牯牛就信步悠然地朝着对门山上走去。

此时，蓝蓝的天幕上，聚会的星星正在散去，朗月如水，将清澈的田园镀上了一层银粉。虫声唧唧，蛙鸣鼓应，此起彼和。清润的空气中，弥漫着油菜花的馨香。放牛的娃儿陆续到来，牛见了自己的同类，亲昵地你“哞”我“鸣”，互道“早安”，然后大口大口地啃着带露的草儿。德建家养的是头骚牯，这家伙见了异性，两眼发直发光，兴奋得“哞哞”不已，叫声浑厚沉雄……我们对这种原始的性启蒙教育毫无兴趣，听任它们在那里折腾、作乐，雀跃着奔向四方割起草来，为它准备“中餐”；或几个小把戏在树林里玩起了打仗的游戏。“打仗”时，我们一般分为两组，一组扮解放军，一组扮敌人。用树枝做帽子，腰间别着自制的用墨水涂黑的木枪，根据历次战绩封赏军衔。呵呵，还真像那么回事呢！

东边天际沸涌着赤色云霓。太阳正在那里翻波鼓浪，喷薄欲出。远方的村庄树木沐浴在粲然霞光里，圣洁而庄严。清澈的溪水倒映着蓝天树影，鱼儿跃水，搅动的涟漪一圈一圈地铺散而去，将蓝天树影抖得飘飘忽忽。

牛儿吃饱了，我们割的草满篮了，也玩够了，太阳升起来了，村庄的炊烟袅袅，下地干活的农人陆续走出村头。我们则骑在牛背上，走向田头，将牛交给大人后，吃完早饭，蹦蹦跳跳上学去。

米桶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唯一上锁的东西便是米桶。

那只椭圆形的米桶，一米多高，桶盖由两块相等的半椭圆形木板合成。靠着木板房墙面的那一半是固定的，另一半则可以掀开舀米。平时都是锁着的，钥匙挂在母亲的裤腰上。

每年到了生产队分粮的季节，母亲照例将已破了的筛子用竹片补好，待稻谷碾成米后，母亲便坐在小板凳上用筛子将米仔细地筛一遍，拣去谷子和砂石，然后小心翼翼地倒入那只椭圆形的米桶里。桶里的米慢慢地堆成了小山，母亲的脸上荡漾着无比的笑意。这时，母亲总要将我抱进米桶的那一头去，帮助她把米往里装。装完，上锁。母亲对我说：“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的命根子啊！”

那时候，家里有6口人，父亲在远离家乡的煤矿挖煤。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所挣工分少，口粮便少。母亲总是将米桶里的米攒着，供我们兄弟姊妹吃，她自己碗里一年四季难见米饭，常以红薯充饥……

待到盛夏，那米桶里的米开始见底了，母亲弓着腰将手臂伸进桶里也舀不到米，便再次将我抱进米桶里，舀足了一顿吃的米，再将我抱出来。那时的农村只兴吃两餐，每日两餐，我得在米桶里出入两次。

我对母亲说，干脆将剩下的米都舀出来吧！母亲说：“细水长流，细水长流啊！都舀出来了，你们姊妹们想吃红薯了，是不是？快了，新米上来就好了。”

现在想来，真是心酸。那时在母亲心中的一切，全都似乎就锁在这只米桶上。她日日算计的便是如何让她的儿女们填饱肚子……

想来，5000年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用热血浇铸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而故事的起源其实不都是关于米桶吗？从商鞅变法到大泽起义，从文景之治到太平天国运动，哪一次不是围绕着米桶展开的？能锁住米桶是母亲的欣慰，不再为米担忧是我的怡然。而年幼的儿子定然无法体会，当年的我双脚陷入米桶的悲欢。

是的，生命的伟大便在于它永远有着崭新的开始，而历史的崇高则在于它时时提醒人们别重蹈覆辙。

我若繁华，花期自来

林小文

一股花香悠悠飘来，花又开了。

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树，平日里默默无闻，却在冬末春初开出一树米粒大小的白花，盛况空前，每一枝、每一桠都团团簇簇，牵牵连连，毫不孤单，在绿叶衬托下，宁静而热烈，芬芳而内敛。一阵风儿吹过，空气都醉了。

忽然，一阵“咚咚咚”的声响传来，原来人们在挥着利斧砍树的枝丫。

“好端端的怎么要砍树？”

“夏天蚊子多，这棵树长得太密，招蚊子。”大人头也不回。

它只是自然地长大，有什么错吗？这句话堵在我心里。“被修理”之后的树似乎从一位丰盈健康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干瘦多病的骨感妹，周身显露出参差的伤口，一处又一处惨白。当晚下了一场暴雨，我想，没了叶片遮护的树干，飞溅的泥浆一定使她浑身泥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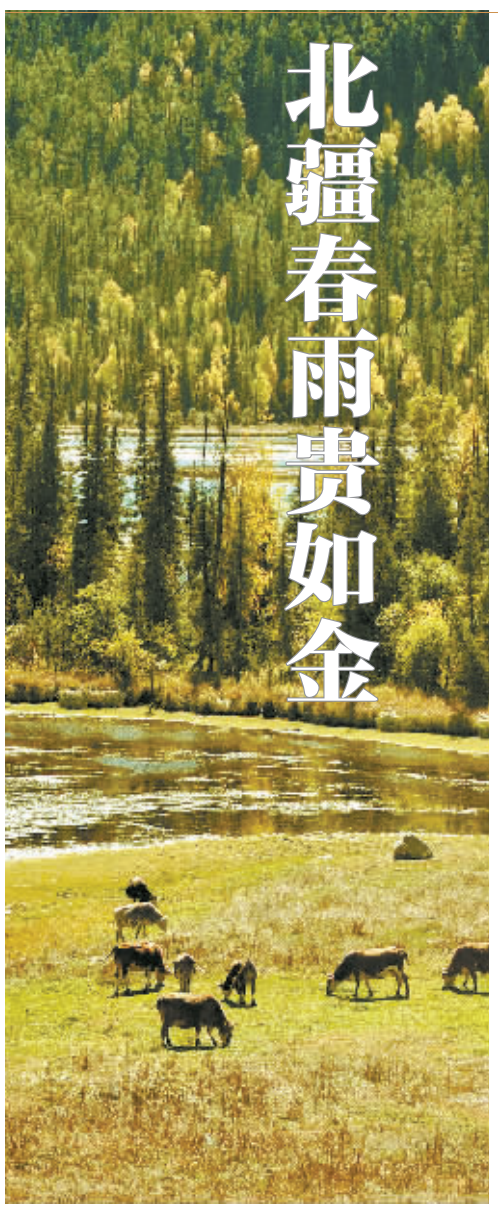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醒来，却是一个大晴天。我记起院中的树，趿拉着一双鞋，急急推门出去，咦？那树正精神抖擞地站在我面前，叶片是洗过的新绿，阳光给她镀上一层金黄。伤口处似乎有一层保护膜，在自我修复。“雨过天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阳光下，那树仿佛微笑着说。我重回书桌边，树的身姿恍在眼前，我心也沉静下来，似乎字里行间都藏着笑容与坚毅。

我陪着树，树伴着我，我们在相伴的时间里大多是愉悦的，只是在每年落花时分，一地细瘦的残花总使我忍不住惆怅，夏荣冬枯的叶儿轮回反复，去而复来，我又为之惊喜，树啊，花开花落，荣枯相继，你在追求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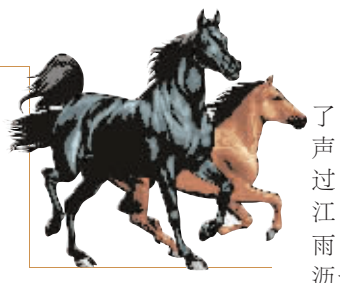
树儿长得更高了，又长得很茂盛了，我也跟着一起成长。繁重的学业，起伏的成绩编织成了我的生活大网，我深陷其中，越是在意，越是难以挣脱，我好久都没有好好欣赏、关注这棵树了。当这熟悉的花香又将我唤回到树下时，久别重逢的喜悦让我仔细端详着它。它又伸展出许多枝条，葱茏茂密，似乎在张开臂膊，袒露胸怀，迎接风雨烈日。地上已铺了好些落花，原来的伤口处长出了许多枝丫——伤口已不复存在。

我欣喜，我惊诧，因为这树怎么看都是青春昂扬的模样，它身上没有风雨摧残的印记，也没有刀砍斧削的伤痕。是啊，花落了又如何？于它，这不过是一段旅程的结束，一场拼搏的开始，一时的失去不算什么，烈日与风雨也不过如此。花开繁华，却总有落下的一刻，与其苦苦计较得失，不如专心汲取养分。

我若繁华，花期自来，这声音自枝叶间，也从我心底传来。



彭金辉



我原本以为新疆是没有雨季的。不然为啥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那么壮观地存在这片土地上？甚至听在吐鲁番援助工作的朋友说，那里很少有雨雪，而经常下土。何为“下土”？大风天气，尘土随风起舞、飘落，“土雨”过后，房顶、地面、树叶上都是尘土，一片灰蒙蒙的世界。朋友告诉我，有时晚上睡觉忘记了关窗，第二天一早醒来，嘴里都有了细细的泥土。

我于去年9月底来到新疆西北部的伊犁自治州西北部，每天都是艳阳高照，白天气温与我所在的湘北并无明显差别，只是晚上更凉爽。大约20天后的一场雪，颠覆了自己“北疆气温也不过如此”的概念，伊犁河谷瞬间从秋入冬。

从那以后，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五天就会有一场雪，一直延续到今年3月中旬，整整5个月，不是漫天飞雪就是晴空朗朗。

春节前至3月初，在三湘大地的人们慨叹“太阳公公”失联的时候，我却在万里之外的北疆乐哉悠哉地享受着晴空与瑞雪的“和谐共存”、相得益彰。

春雨姑娘从南方缓缓而来，到达我所在的北疆时，已是3月中旬了。估计她是搭乘的11路公交车。

在湘北的朋友圈里每天都被油菜花、樱花、桃花霸屏的时候，我所在的北疆依旧是枯枝枯丫的；我只能在朋友圈劲晒皑皑雪山和微笑的太阳公公，算是与朋友们南北呼应。

3月18日，我终于等到了伊犁河畔的第一场雨，一场水量不超洞庭湖畔一夜大露水的小雨。

北疆的初春雨比故乡湖南吝啬多了，下得无声无息、雨过地皮湿；江南的春雨，淅淅沥沥一连数日甚至半月，那叫一个酣畅、缠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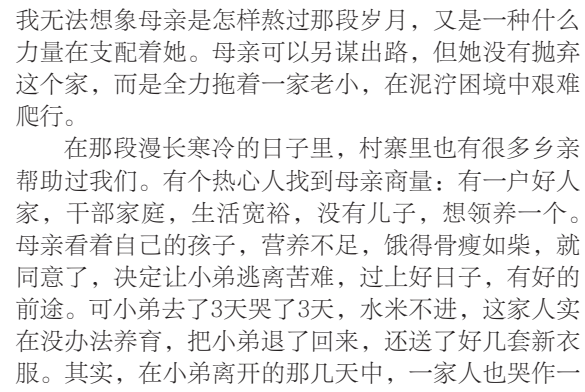
上帝为你开启了一道门，就会关上一扇窗。自然界亦如此。北疆大地，一年间雪期近半年，银装素裹的世界那叫一个豪气，令生长于江南的我流连忘返。

进入4月以来，北疆伊犁河谷一带似乎也进入了雨季。有时候一早起来，地面上湿湿的，一看就是雨的痕迹；有时候上午飘下零星小雨，中午又放晴。到了4月下旬也会出现连续两三天的绵绵细雨，一如江南的雨季。

新疆的朋友们告诉我，伊犁河谷是全新疆气候、地形条件最好的地方，世人誉之“塞外江南”“中亚湿岛”。为啥？这里四周被天山余脉环绕，阻挡了寒流的长驱直入；这里冬有长时间纷纷扬扬的瑞雪，春、夏有让南疆的人们神往的雨季。

雨润万物。相比洞庭湖畔，北疆这略显姗姗而量少的春雨，与雪水汇成涓涓细流，滋润着这片神奇的土地。道路两旁光秃秃的树枝渐渐吐露细芽；杏花先于杏叶急急绽放，引来全国各地如蜂般的游客；对面东西绵延数十公里的山坡也由褐色逐渐鹅黄、浅绿、碧绿，那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那拉提草原。

古语“春雨贵如油”，而我要说“北疆春雨贵如金”。这如金的春雨，涵养着这片神奇的土地，使之成为新疆沙漠、戈壁夹缝中宝贵的绿洲，明珠般地闪耀在祖国的大西北。



徐助全

我总幻觉母亲没有死，其实，她去世已有12年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却迟迟未落笔，唯恐我的文字功底尚浅，描画不了对母亲的那份爱和感恩。

时间会抹掉过去的痕迹，但母亲的一切挥之不去，永远都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她的一笑一颦，撩人心弦，仿佛就在昨天。

母亲年轻时，曾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村花”，身姿袅娜，脸面清秀，聪明伶俐，勤快能干。她18岁不到嫁给我当教书匠的父亲。可好景不长，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末被打成了“臭老九”，要强的他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过早的撒手而去，丢下了一家7口老弱妇孺。那时母亲不到36岁，上有70多岁的婆婆，下有5个不懂事的儿子，老大不到14岁，我排列第4，只有3岁半，小弟不到半岁。那个时代物质匮乏，缺粮挨饿是常有的事，这个家濒临崩溃的边缘。

父亲走后，天塌了。这对母亲来说是沉重的打击，我无法想象母亲是怎样熬过那段岁月，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配着她。母亲可以另谋出路，但她没有抛弃这个家，而是全力拖着一家老小，在泥泞困境中艰难爬行。

在那段漫长寒冷的日子里，村寨里也有很多乡亲帮助过我们。有个热心人找到母亲商量：有一户好人家，干部家庭，生活宽裕，没有儿子，想领养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营养不足，饿得骨瘦如柴，就同意了，决定让小弟逃离苦难，过上好日子，有好的前途。可小弟去了3天哭了3天，水米不进，这家人实在没办法养育，把小弟退了回来，还送了好几套新衣服。其实，在小弟离开的那几天中，一家人也哭作一团，母亲像丢了魂，一个人跑到对门山坡父亲坟茔前大哭一场。小弟回来了，家里日子还是苦不堪言，但母亲精神状况好了很多。

为了支撑这个家，母亲在用生命作战。白天，她上山背粪肥，耕地，下田打谷，犁耙，男人能干的农活她都会做；晚上，那双手又做各种针线活，帮别人家纺线、织布、纳鞋垫，挣钱供儿子们读书。

历经漫长的寒冬，春天终于到来。我们都已长大，一个个飞出了穷山窝，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拥有一片灿烂天空。母亲那双纤长白皙的手变粗，变弯曲了；她那柔美的身段萎缩了，腰驼了，身姿老丑，行走迟缓。但母亲从不自哀叹息，心里仍然充满阳光。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在进城的那些日子里帮我们买菜做饭，带孩子，接二连三地把孙子孙女带大。后来，家务事少了，母亲改不了闲不住的习惯，走到哪里看到有废品，都要拾回家。

儿女们碍于面子，纷纷劝阻说：“您年纪大了，身子不好，该好好在家养身体，到处捡废品，外人见了，会讲我们闲话，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不缺那点小钱。”母亲却说：“过去捡破烂，为了生存，现在捡，一来为了环保，二来活动手脚，有味。”母亲的执拗，是读不完的生命启迪。

母亲在我心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更领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她教导我要做一个好父亲，疼爱妻子，教育子女，关心社会，关爱亲人。我常与儿子聊天，谈论人生时说：“父亲的童年生活就像一条虬曲的蚯蚓，写在有苦有乐的乡土上，如果你从父亲的行为中，还能找出一些亮点，那应该是你奶奶最美的风景在你父亲身上的折射。这点美景永远都不会失色。”有了母亲的言传身教，正在读研的儿子懂事乐观，积极向上。

母亲走了，去见父亲了。她走的那天，上午还好好地在镇卫生院里给我们打了电话，说有一点呕吐不舒服，叫儿子们放心，睡一觉就好了。我们了解娘的性格，她是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遇到天大的事一个人扛，实在扛不住了，就独自躲在角落里流泪。于是，我们兄弟分别从广州、长沙、吉首赶赴老家镇卫生院。下午3时，母亲临终了。

“娘娘，我们回家吧！”三哥开着车，我在后排抱着母亲。母亲抱我多少回，这是我第一次紧抱着母亲，泪水直打在母亲脸上。母亲一路无语，但面容是那么的慈祥。

辛苦一生的母亲最终又融入这片旷野，沉入土地。

连绵的大山，一望无垠。在大山深处的荒山坡上，一位农妇正在忙碌，她抚摸着绿油油的庄稼，开心地笑了。

母亲，安好！

汉诗新韵

诗三首

梁尔源

喝茶

闲暇，一个人品茶
端起茶杯
世界便安静了
清淡泡不出恣言妄语
沉下去的风
掀不起满地鸡毛
面对一个透彻的宇宙
找不到吹牛拍马的对手
口含春光，不吐莲花
也不再指桑骂槐
那五魁手和六六六
屏蔽在红尘之外
沏一杯仙风道骨
喝出无字天书
石凳上品高山流水
屏风里徘徊
潇潇竹声

重组春天

打翻童年的调色盘
蘸上豆蔻的绿
一笔刷去，遮盖掉
那些刺眼的红绿灯

摁下那台老式的录放机
将风的咳嗽快速放过
把雷的脾气删除
让几声鸟鸣
啄破梦的外壳

让风筝的手伸进云朵
拽住闪电的尾巴
将天空的眼神
拖出一道少女的彩虹

不能再将春天
显示在手机屏幕上，因为
那些爆出的表情包
没有桃花妖
也不似梨花素

IC卡之歌

终于和一辆奥迪分手
给下坠的皮囊安装一张芯片
高台上的鲜花已经谢幕
实惠便捷的IC卡
刷出慢节奏的归程

在站台的车次牌前
重新定位夕阳的轨道
攥着刷卡机的应答
用轻松踩着陌生的站点

穿梭往来的公交
似肉体中滑行的肠镜
来去匆匆的眼神
透视出五脏六腑的阴影
用真空中不太灵敏的嗅觉
重新找回秋风的体味

在拥挤中抓紧扶手
改变以往出行的姿态
把长期台上台下坐着的尊严
让给负重的躯体
真实的大地上
不再有悬空的双腿

会把树压垮的

刘永涛

牵女儿的手
在小区水池旁散步
一只鸟儿掠过
飞向香樟树的枝头

女儿告诉爸爸
她不想
捉这只小鸟
如果她爬上树
会把树压垮的
鸟和他们的家
就掉下来了

三年前
也是这样的冬天
临近三岁的女儿
时常会说
她小时候
爬到树上
捉过很多只小鸟